

三) 2008年大選：威權執政黨的二次震撼

談論馬來西亞新媒體的社會政治意義，不能不提它在政黨政治中的作用。在野黨雖然資源有限，但是對於開拓互聯網輿論空間，卻遠比執政黨更早、更積極；例如，在2004年，在野黨曾有7,500個網誌和網站，反觀執政黨只有兩個網站和一個網誌（Mohd Sani, 2009: 146）。此現象並不稀奇，因為傳統媒體都在執政黨的牢牢控制中，儼然執政黨的傳聲筒，執政黨從來不愁沒有宣傳空間；反觀在野黨的聲音卻常遭消音，對政策的批評和對政府貪腐的指控通常無法見諸傳統媒體，即使遭執政黨抹黑裁賊，也未能行使答覆權。「烈火莫熄」的互聯網經驗，使到在野黨積極地在互聯網另闢蹊徑。

在朝野政黨中，回教黨是經營新媒體的佼佼者，它除了出版紙本黨報《哈拉卡》（Harakah），也是最早以專業方式架設機關新聞網站的政黨，其HarakahDaily（<http://www.harakahdaily.net>）不但有英文和馬來文兩個版本，而且內容比每週出版三期的紙本黨報更及時和豐富。此外，回教黨也是第一個設立網絡電視的政黨，投入馬幣100萬元架設「回教黨電視」（TV PAS）（Tan, 2010: 153-154）。

另一個在野黨——民主行動黨——多年來經常批評政府機關的網站沒有更新，或內閣部長沒有善用電子郵件等現象，雖然

它經營黨報和網站不及回教黨出色，但是也長期通過該黨網站和個別國州議員的網誌上載文章和影片。早在2007年8月，就是2008年3月舉行全國大選的半年之前，民主行動黨率先宣佈推展電子選戰，並委任著名博客黃泉安出任「全國電子選戰主任」。黃泉安後來參選北部檳城的國會議席，利用互聯網動員籌募競選經費，預計籌募馬幣10萬元（折合港幣20萬元），最終籌獲馬幣113,000元（Tan, 2010: 161），超出馬來西亞法律規定的競選開支上限。與黃泉安一樣在2008年大選首次代表民主行動黨出征就當選國會議員的潘儉偉，從政前也是一名博客，他在競選期間通過網站募款，亦籌得馬幣三萬元（Mohd Sani, 2009: 151）。



著名博客黃泉安出任民主行動黨「全國電子選戰主任」。
圖片來自 Flickr 用戶 Joi Ito，以創意共享 CC BY 2.0 流通。

2008年3月8日的第12屆全國大選是馬來西亞的歷史性大選，國陣政府史無前例的輸掉了國會三分之二多數席次優勢（在222個國會議席中只贏得140席），還輸掉五個州政權。執政黨遭受重挫的成因複雜，其中一個備受認定的因素是各種互聯網媒體營造了「反」的氛圍，執政黨在傳統媒體上的競選文宣和廣告在互聯網上遭到揶揄和反擊；「流亡」英國的政治博客拉惹柏特拉認定，互聯網在2008年全國大選發揮的最重要作用，是治愈「中產階級的冷漠」，動員他們出來投票（Tan & Ibrahim, 2008: 84）。當時的首相阿都拉巴達威在選後公開承認，忽略互聯網是執政黨選戰的敗筆。阿都拉巴達威說道：

「我們並不認為它（互聯網）重要，這是一個嚴重的誤判。我們以為，報紙、印刷媒體、電視是重要的，但年輕人都在看簡訊和網誌。（另類媒體的影響）是痛苦的，但它來得正是時候，為時未晚。」（轉引自Mohd Sani, 2009: 146）

若說1998年的「烈火莫熄」改革運動第一次讓異議分子及民間組織意識到互聯網的工具性與策略性意義，同時又令長期掌控傳統媒體作為宣傳機器的威權執政黨大為震撼，那麼2008年大選堪稱為威權執政黨經歷的二次震撼。漠視互聯網終於令執政集團國民陣線（Barisan Nasional）付出政治代價，但執政黨並非無人預見到互聯網選戰的重要性，民政黨主席林敬益早在1998年曾警告說：「國陣必須為競選運動制訂策略與行動綱領……前所未有的使用互聯網作為政治武器，已經激發了『網

戰』的氣氛」（Tan, 2010: 151）。根據2008年大選前夕的一項有1,500名年齡介於21歲至50歲的受訪者參與的調查，64.5%年齡介於21歲至30歲的受訪者信任網誌和互聯網媒體提供可靠的資訊，而依賴電視和報紙者分別只有23.1%及12.4%；31歲至40歲的受訪者當中，61.7%信任網誌和互聯網媒體，相信電視和報紙者，分別只有23.5%及14.8%（Mohd Sani, 2009: 146）。執政黨或許仍然迷信於數十年來憑藉傳統媒體控制民心的能力，以致對媒體使用行為與習慣的變化視若無睹。

經過2008年重挫的「洗禮」之後，執政黨為了表現痛定思痛，一度擺出放鬆言論空間的「改革」姿態，例如採行看似對互聯網媒體及博客友善的動作，如主動約見博客交流、安排博客上國營電視台座談，以及發出官方記者證給十家新聞網站（莊迪澎，2009.03.26）。執政黨政治人物也紛紛趕搭社交媒體列車，設立個人網誌，包括失掉雪蘭莪州政權的原任州務大臣基爾（Khair Toyo）、馬六甲州首席部長莫哈末阿里（Mohd Ali Rustam）、森美蘭州林茂區（Rembau）國會議員凱里（Khairy Jamaluddin，首相阿都拉巴達威的女婿）等人。然而，這些習慣了在傳統媒體上受「保護」的高官，並不是人人都能承受互聯網的「文化震撼」，例如莫哈末阿里在網誌撰文《養豬場是大選禮物》嘲諷雪蘭莪州新政府開闢養豬場後，招致365則回應批評，最後竟然關閉回應功能（Tan, 2010: 170）。

體動員的優勢與局限

馬來西亞的傳統媒體渠道，早已遭執政黨經由嚴刑峻法和所有權控制嚴密操控，因此，民間組織和在野黨要能推廣社會政治議程，互聯網成了舉足輕重的替代性渠道。而互聯網的發展，卻又拜第四任首相馬哈迪積極宣傳和推動「多媒體超級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所賜，馬來西亞與互聯網接軌雖然只有15年的光景，但是互聯網人數維持逐年增長，截至2009年已達16,902,600人（人口滲透率達到65.7%），估計2010年全年可破1,700萬人。表1是1995年至2009年馬來西亞互聯網用戶人數。

表1：1995年至2009年馬來西亞互聯網用戶人數

年份	用戶人數	滲透率
1995	30,000	0.1%
1996	180,000	0.8%
1997	500,000	2.3%
1998	1,500,000	6.8%
1999	2,800,000	12.3%
2000	4,000,000	17.2%
2005	10,040,000	37.9%
2006	11,016,000	38.9%

2007	13,528,200	47.8%
2008	15,868,000	62.8%
2009	16,902,600	65.7%

資料來源：Minges, M. & Gray, V. (2002)：Internet World Stats (2010)

雖然馬來西亞的寬頻（broadband）和3G手機的滲透率偏低（截至2010年第二季，前者的滲透率僅11.3%，後者的滲透率是27.2%），但是也維持逐年增加的態勢。表2是2006年至2010年第二季馬來西亞寬頻和3G用戶人數。

表2：2006年至2010年第二季馬來西亞寬頻和3G用戶人數

年份	寬頻用戶人數	3G手機用戶人數
2006	755,500	427,000
2007	1,122,100	1,555,000
2008	1,718,500	4,366,000
2009	2,620,400	7,347,000
2010（截至第二季）	3,231,600	7,860,000

資料來源：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Commission (2010)

互聯網用戶增加，以及連接互聯網的設施改善，意味着民間組織和在野黨能夠經由互聯網接觸更多受眾，也表示有更多人將隨着與互聯網接軌而可能接觸無法經由傳統媒體接觸的訊息。而且，馬來西亞網民對互聯網的政治內容十分感興趣，互聯網媒體的社會認受程度日益提高。一項以亞洲博客為對象的研究顯示，

馬來西亞的部落客有大約56%是要通過網誌表達觀點，而馬來西亞的網誌讀者比起香港、印度、南韓、新加坡、台灣和泰國的讀者對政治網誌更感興趣（Tan & Ibrahim, 2008: 19-20）。2008年的一份調查顯示，馬來西亞的網誌讀者「最不信任」的媒體首推主流媒體，而「最信任」的媒體首推外國主流媒體，其次則是本地互聯網異議媒體（Tan & Ibrahim, 2008: 61）。

儘管如此，馬來西亞仍然存在一些阻礙以社交媒體動員群眾的不利因素。首先是互聯網覆蓋能力的限制。雖然互聯網、寬頻和3G手機用戶人數逐年增加，但是主要還是集中在如吉隆坡、雪蘭莪州、檳城、馬六甲和柔佛州等城市州屬；表3顯示2005年、2006年及2008年城市與鄉區的互聯網滲透率的巨大落差，而且沒有顯著改善。以寬頻滲透率而言，截至2010年第二季的統計顯示，比例最高的五個州正是前述五個城市州屬：吉隆坡（98%）、雪蘭莪州（55.8%）、檳城（49.5%）、馬六甲（35.2%）及柔佛（34.9%）（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Commission, 2010: 8）。

表3：2005-2008年城市與鄉區互聯網家庭用戶比較

年份	城市 (%)	鄉區 (%)
2005	88.0	12.0
2006	82.0	18.0
2008	85.0	14.0

資料來源：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Commission (2010: 12)

如何接觸更大範圍的鄉區群眾，固然是令借助互聯網動員群眾的民間組織和在野黨頗費思量之事，但是它們要面對的更大挑戰是，政府從來沒有放棄以執法行動打壓互聯網輿論空間的念頭，而政治干預也不時發生。

馬哈迪於1996年8月1日在吉隆坡為多媒體超級走廊主持推介禮時，雖然在演講中已向有意進入多媒體超級走廊的公司開出保證書，但是當時的保證書版本並沒有「將確保不審查互聯網」（Malaysia will ensure no censorship of the Internet）這一條。「將確保不審查互聯網」的明文承諾，是馬哈迪在1997年1月14日在美國加州對美國人演講時才增補上去的（莊迪澎，2010:07）；這說明所謂的「不審查承諾」只是為了討好他數十年來口誅筆伐的「居心不良」的「西方資本家」而量身訂做，目的是要以他們口袋裏的美鈔成就他的另一個紀念碑。

《1998年通訊與多媒體法令》（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Act 1998）雖然明文闡明不可用以審查互聯網內容，但它仍然可以用來約束網站經營者及提控政府認為犯規的網民。此外，其他現行媒體法規如《1948年煽動法令》亦可用來箝制互聯網上的言論。因此，「將確保不審查互聯網」的「保證」雖然成為本地公民社會非議政府插手互聯網事務的合理依據，但從馬哈迪到阿都拉巴達威，再到現任首相納吉，政府打壓互聯網活動的案例層出不窮。表4是納吉自2009年4月3日宣誓就任第六任首相以來，其中一些打壓互聯網活動的事件。

同樣是從馬哈迪到阿都拉巴達威，再到現任首相納吉，都不

表4：2009-2010年打壓互聯網活動事件

日期	事件
2009.04.09	禁止《獨立新聞在線》進場採訪納吉宣佈政府團隊的記者會。
2009.09.03	通訊與多媒體委員會《當今大馬》撤下兩則有關執政黨黨員攜帶牛頭抗議興建都廟事件的紀實短片，並四度登門調查《當今大馬》。
2009.09.14	新聞、通訊、文化和藝術部長間接承認其部門正在進行網絡審查工作，每個月透過網誌、電郵、面書和「推特」(Twitter)鑑定500到540個針對皇室、回教價值、馬來人成就、「一個馬來西亞」(1Malaysia)等政府政策的不實指摘。
2009.09.15	一名博客因提到2009年7月在反貪污委員會辦公樓離奇墜落身亡的一名政治助理可能是遭他殺，結果接到馬來西亞通訊與多媒體委員會警告。
2010.11.20	內政部長透露，政府正在草擬《電子煽動法案》(cyber sedition bill)，以管制互聯網上的煽動性言論。
2010.01.29	一名29歲的博客被指控在網誌撰文侮辱已故柔佛州蘇丹，抵觸《1998年通訊與多媒體法令》。
2010.09.02	英文《馬來郵報》的一名編輯在網誌撰文嘲諷國家能源公司，結果遭多媒體與通訊委員會以《1998通訊與多媒體法令》提控。
2010.12.22	警方援引《1948年煽動法令》扣留一名40歲男子，他被指在面書上以「邪魔的蘇丹」為帳戶名稱，並貼文詆譏柔佛州皇室。

止一次宣稱要再修訂規管印刷媒體的《1984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以將其權限擴大至管制互聯網（莊迪澎，2010.07）。雖然修訂《1984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之事迄今仍是空雷不雨，但是制訂「電子煽動」（cyber sedition）或「網上煽動」（online sedition）指南的工作卻已經完成。內政部長希山慕丁（Hishammuddin Hussein）在2011年1月12日宣佈，界定「網上煽動」的指南草案已經完成，該指南將援用《刑事法典》、《1984年印刷機與出版法令》、《1998年通訊與多媒體法令》、《1948年煽動法令》、《2002年電檢法令》及《1960年內部安全法令》提控犯事者（Malysiakini, 2011.01.12）。第二天，首相納吉亦公開表示，網絡空間務必加以管理，以免亞洲社會接觸「負面影響」，而政府必須制訂互聯網的使用行為守則，以確保它處於「可治理」（governable）狀態（Abdullah Sani, 2011.01.13）。

除了立法和執法行動，在2010年至少發生了兩宗疑似政治干預而造成面書用戶遭停權的案例。第一宗是「全民挺明福運動」在面書開設的「全民挺明福」專頁自2010年9月9日起已遭面書管理員禁止行使貼文權限，原因是他們觸犯了面書條款（violation of terms），但該組織數度與面書管理員溝通後，對方都無法說明觸犯了甚麼條款。第二宗是網民在面書開設的「百萬人民拒絕百層高樓」專頁，在支持者突破一萬人之後遭遇相同命運，發起人再也不能張貼新留言（曾薛菲，2010.10.19）。



「網上煽動」（online sedition）指南的工作已於2011年初完成，不少網民擔心這些執法指引會打擊互聯網上的言論自由。圖片來自面書1M Malaysians Reject 100-storey Mega Tower群組。

五) 結語：「神秘化」的社交媒體

從1998年至2008年，馬來西亞互聯網媒體可說經歷了一個重要的10年。1998年的「烈火莫熄」讓人們深刻領悟到，在執政黨相對上鞭長莫及的互聯網平台上突破言論封鎖是十分重要的。2008年的全國大選，則讓人們驗收互聯網革命的收成，再次肯定了互聯網媒體對於政治反對和社會運動的重要性。

於是，在2008年全國大選後浮現了一股對「搞上互聯網」趨之若鶩的趨勢——執政22年裏因打壓新聞自由而惡名昭彰的前強人首相馬哈迪，也在2008年5月架設網誌。「搞上互聯網」彷彿成了從政者的「例行工作項目」，甚至架床疊屋。例如，首相納吉除了擁有官方網站，還另外開設個人網站，而個人網站裏又另有一個網誌連接；國會在野黨領袖安華依布拉欣也是在個人網站裏另有網誌連接。當然，更別說已成潮流的面書和推特的連接了。既然個人網站也能設計網誌的留言功能，這種架床疊屋的做法，究竟有多大意義，值得思考。

這股「搞上互聯網」的趨勢或多或少是「互聯網拜物教」情緒作祟及把互聯網「神秘化」的結果，以為搭上象徵「IT」的互聯網潮流就是一切，以為設立網站或網誌，把素來經由傳統媒體發表的那一套教條式政見掛上網，就是開打一場漂亮的網絡宣傳戰。這種「以為」才會鬧出笑話，包括政客開了網誌乏人問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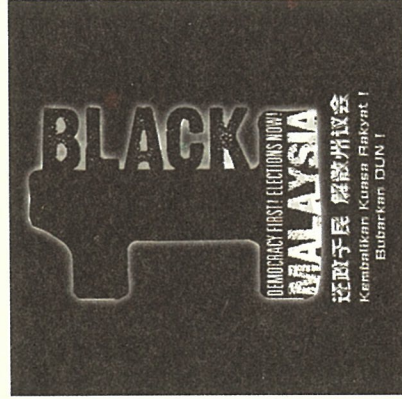
以及開了網誌卻因無法承受網友蜂擁留言批評而關閉留言功能。許多人把互聯網這個「平台」或「載體」當做全能的上帝，殊不知新聞網站和網誌比傳統媒體受落，關鍵不在於前者是掛在互聯網上，而是它能提供對執政黨歌功頌德、阿諛逢迎的傳統媒體所屏蔽的真相。

第五任首相阿都拉巴達威在2008年全國大選後感歎忽略互聯網選戰是執政黨的大敗筆，雖然不無道理，但是所謂「互聯網選戰」不應局限於指謂競選運動期間的文宣戰。國陣的敗筆是它自1998年「烈火莫熄」運動以降10年裏（尤其是後五年），仍是以傳統媒體作為政治傳播的主戰場，而在這個它主宰、佔盡優勢的戰場上居安太久而不思危，忽略了逐年增加的公共論壇、新聞網站和網誌等網絡媒體早已在挑戰了國陣的傳統論述。

換言之，把執政黨在2008年大選遭遇重挫歸功於互聯網，可能誇大了互聯網在短短10天的競選期裏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力，忽略了大選前民間沸騰的不滿情緒和各種不利因素。例如傳統上支持執政黨的印度人，竟能在2007年11月史無前例地動員三萬人舉行大集會抗議不平等待遇，以及安華依布拉欣在2004年9月2日獲釋後，首次以各民族皆能接受的替代首相人選的姿態率領在野黨參加大選所產生的效應等等。政治學者Saliha Hassan 2004年曾比較政治網站對1999年大選和2004年大選的影響；結果發現，這些網站對1999年大選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對2004年大選的影響卻有限（Tan, 2010: 28），說明了互聯網媒體對選民的實際影

響力不如人們所想像那麼大。

由於浮現「面書狂熱」，社交媒體也許有「聚眾」的效果，但是其動員成效如何，經常還是取決於現實世界有無產生足以激發人們挺身而出、聚集力量的氛圍。例如，2009年，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號召「一個黑色的馬來西亞」（1BLACKMalaysia）運動，在5月7日霹靂州議會開會當天穿黑衣抗議國陣奪權及哀悼民主之死；一群網民通過面書號召各地網民每逢週四到一家連鎖咖啡店舉行「黑咖啡之約」（1BLACKKopi-O）響應淨選盟，但是響應「黑咖啡之約」的網民寥寥無幾，不成氣候。此外，2009年趙明福命案，雖然「全民挺明福」運動宣稱已經收集了五萬多個簽名，但是通過PetitionOnline取得的連署只有區區6,186個，「全民挺明福」運動仍得仰賴傳統方式，動員各地社團走入草根尋求支持（黃業華，2011.01.01）。換言之，就目前的客觀現實而言，經由社交媒體動員群眾，似乎只有「輔助性」功能而已。



「一個黑色的馬來西亞」運動海報。圖片來自 1BLACKMalaysia, Democracy First, Elections Now 面書粉絲頁。

即便借助社交媒體能更加便利地動員群眾，但是經由社交媒體聚集的「虛擬」群眾，能否對政策和社會現實產生影響，還是受制於現實的政治體制與權力鬥爭，這尚成疑問。倘若三、四萬人湧上街頭抗爭，尚且未能迫使政府從善如流，推動實質的政策改革；相對於「實體」選民，「虛擬」群眾對執政黨的殺傷力，至少就目前而言，還不至於致命。而且，社交媒體雖然具有形成某種輿論氣候的能力，但是社交媒體的「部落性」似乎又使所謂的「輿論」從過去「大眾」的範圍退縮到「小眾」的圈子，對於社會整體的動員和社會政治論述的競爭，究竟是利是弊，也許是值得進一步考察的問題。

整體而言，互聯網媒體對於促進馬來西亞的民主化的作用是肯定的，除了群眾動員之外，其對輿論多元和民主化至少有三種意義：一、在高度同質化的輿論市場中提出異議，還原官方消息的新聞；二、揭露國家機關的媒體控制動作及削弱其效率；三、訊息來源廣泛分散（莊迪澎，2010.07）。在這方面，社交媒體如面書和推特對馬來人社群而言，意義尤其重大，因為相對於英文和中文圈子，馬來文傳統媒體尤其遭執政黨牢牢控制，如今透過面書與推特，在野黨從政者得以將他們的政見「原汁原味」地傳遞給民眾，避開不必要的扭曲與過濾，也加強了與民眾的互動。

參考資料

- 中國報 (2010.11.21)。〈10月份點點擊率最高網頁 面子書列榜首〉，《中國報》。上網日期：2010年12月1日，取自：http://www.chinapress.com.my/content_new.asp?dt=2010-11-21&sec=malaysia&art=1120mb69.txt
- 光華日報 (2010.11.09)。〈每名用戶平均擁233朋友 大馬網上社交冠全球〉，《光華日報》。上網日期：2010年11月10日，取自：<http://www.kwongwah.com.my/news/2010/11/09/34.html>
- 翁慧琪 (2010.08.23)。〈世華媒體大事報道細歷言論 低調或不報道迎瑪魯丁回應〉，《獨立新聞在線》。上網日期：2011年1月12日，取自：<http://www.merdeka.com/news/n/14631.html>
- 莊迪彰 (2010.07)。〈互聯網的民主化作用與黨國反撲：馬來西亞網路媒體經驗〉，「2010年中華傳播學會年會暨第四屆數位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灣，嘉義。
- 莊迪彰 (2009)。〈威權統治夾縫中的奇葩——馬來西亞獨立媒體運動方興未艾〉，《新聞學研究》，99：169-199。
- 莊迪彰 (2009.03.26)。〈如此這般「無證」採訪〉，《獨立新聞在線》。上網日期：2011年1月1日，取自：<http://www.merdeka.com/news/n/9191.html>
- 莊迪彰 (2007.11.13)。〈國安部召見各報總編輯 再指示低調報道選盟〉，《獨立新聞在線》。上網日期：2010年12月31日，取自：<http://www.merdeka.com/news/n/5344.html>
- 莊迪彰 (2007.11.11)。〈淨選盟選舉改革訴求靠邊站 報章突出非法集會交通堵塞〉，《獨立新聞在線》。上網日期：2010年12月31日，取自：

<http://www.merdeka.com/news/n/5329.html>

莊迪彰、陳慧思 (2007.11.07)。〈國安部又封鎖新聞 這次對象是淨選盟〉，《獨立新聞在線》。上網日期：2010年12月31日，取自：<http://www.merdeka.com/news/n/5300.html>

莊迪彰 (2004)。《強勢首相vs弱勢媒體：給馬哈迪的媒體操控算帳》。吉隆坡：破媒體傳播事業社。

莊迪彰 (2002)。《看破媒體》。吉隆坡：破媒體傳播事業社。

陳慧思 (2007.11.26)。〈凸顯示威者破壞公物致傷警員 主流報章沒反映警方暴力鎮壓〉，《獨立新聞在線》。上網日期：2010年11月29日，取自：<http://www.merdeka.com/news/n/5441.html>

曾薛霏 (2010.10.19)。〈申訴面子書遭「和諧」 發起人無法更新留言〉，《獨立新聞在線》。上網日期：2011年1月1日，取自：<http://www.merdeka.com/news/n/15323.html>

曾薛霏 (2010.08.25)。〈獄方延長楊偉光寬赦期限律師入稟上訴司法覆核案〉，《獨立新聞在線》。上網日期：2011年1月1日，取自：<http://www.merdeka.com/news/n/14660.html>

黃業華 (2011.01.01)。〈上周南訪柔甲獲積極回響 全民挺明福已有五萬簽名〉，《獨立新聞在線》。上網日期：2010年1月1日，取自：<http://www.merdeka.com/news/n/16371.html>

獨立新聞在線 (2010.10.30)。〈猛抨國陣政府不切實際 反對高塔粉絲群破20萬〉，《獨立新聞在線》。上網日期：2010年11月29日，取自：<http://www.merdeka.com/news/n/15493.html>

- Abdullah Sani, A. H. (2011.01.13). "PM calls for more rules on Internet" . The Malaysian Insider. Retrieved January 14, 2011, from <http://lite.themalaysianinsider.com/malaysia/article/pm-calls-for-more-rules-on-internet>
- Bernama (2010.06.17). "Dewan Rakyat: 2 million bloggers proof of media freedom in country" . Bernama. Retrieved June 18, 2010, from <http://www.bernama.com/bernama/v5/newsindex.php?id=506688>
- Brown, G. (2005). "The rough and rosy road: Sites of contestation in Malaysia' s shackled media industry" . Pacific Affairs, 78(1), 39-56.
- Internet World Stats (2010). Malaysia Internet usage stats and marketing report. Retrieved December 31, 2010, from <http://www.internetworldstats.com/asia/my.htm>
- Khoo, B. T. (2003). Beyond Mahathir: Malaysian poli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Zed Books.
- Malaysiakini (2011.01.12). "Hisham: Online sedition guidelines almost ready" . Malaysiakini. Retrieved January 14, 2011, from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53248>
- Mohd Sani, M. A. (2009). The public sphere and media politics in Malaysia.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 Minges, M. & Gray, V. (2002). Multimedia Malaysia: Internet Case Study. Geneva: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 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Commission (2010). Communications & multimedia selected facts & figures Q2. Cyberjaya: MCMC.
- Randhawa, S. & Venkiteswaran, G. (2010). "Civil society use of media and ICT: A case study of the SOS Selangor campaign" . In Yeoh Seng Guan (Ed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in Malaysia. Oxon: Routledge, pp. 85-95.
- Rodan, G. (2004). Transparency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and Malaysia.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Tan, J. E. & Ibrahim, Z. (2008). Blogging and democratization in Malaysia: A new civil society in the making.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Tan, L. O. (2010). Dinamik ruang siber dalam gerakan reformasi di Malaysia. Bangi: Penerbit UKM